

# 观念对实施威慑的影响

——以朝鲜战争前的美国为例\*

● 吴莼思

朝鲜战争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不久爆发的一场重要的地区冲突，对国际关系的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sup>①</sup>在威慑理论研究方面，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而且颇具启示意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透露的不少现象与人们目前已经习以为

---

\* 为“朝鲜战争——50年后的回顾”学术研讨会而作。初稿形成于2000年6月，终稿完成于2000年12月。该研讨会于2000年6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

① 本文不准备具体讨论朝鲜战争对国际关系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确实值得讨论。在雷蒙·阿隆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了美国出兵朝鲜对欧洲的影响，此外，这场战争对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军备重整，以及军事学说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常的威慑逻辑有所冲突。这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观念对实施威慑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爆发说明固有观念可能妨碍威慑的有效构建。

## 一、威慑的要素

威慑，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使对方害怕会处于某种环境或得到某种结果，而放弃采取某种行动。<sup>①</sup>亨利·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解释道：“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权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两者的估计结合为一体。而且，威慑是上述因素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等于零，威慑就将失败。”<sup>②</sup>因此，要形成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以及信息传递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力量是威慑形成的客观基础。一个三岁小童扬言要将成年人打倒在地听来像个神话，就是因为小童的力量通常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与此相似，弱小国家对超级大国实施威慑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可信度不足的困境，虽然这并不是说弱小国家就不能对超级大国施加任何影响。印度爆炸核装置以后，人们明显看到了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印态度的先倨后恭真实地反映了实力变化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此，力量是一国威慑的本钱，没有实力，威慑就成为无本之木。

---

① 参见：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

②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2), p.12.

力量是威慑形成的基础,但是仅有实力显然还不够。设想一下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匪徒抱着机枪冲进银行实施抢劫。匪徒手中的机枪虽然足以使在场的银行职员、保安和顾客不敢动弹,但是,如果匪徒握着机枪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神态犹豫不定,被慑止住的有些人就很可能冒险一搏,进行反抗。诱使反抗发生或者说威慑失败的显然不是匪徒没有力量,而是匪徒被认为缺乏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这种情况甚至会使人进一步怀疑威慑实施方(匪徒)所拥有力量(机枪)的真实性。所以,是否具有使用力量的决心对于威慑成功同样重要。判断威慑实施者是否具有施加其力量的决心,主要有两个因素:(1)客观上,所要维护的目标对威慑实施者是否至关重要;(2)主观上,威慑实施方决策者的心理素质如何。一般而言,所要维护的目标如果关系到威慑实施者本身的生死存亡,其使用力量的可信度就比较高;如果情况相反,受到威胁的利益与威慑者本身的生死存亡关系不大,而兑现威慑却可能导致威慑者本身受到重大损害时,威慑者是否有决心使用力量就会引起许多猜疑。<sup>①</sup>威慑实施者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决策者的意志、智力、心理素质。《三国演义》中诸

<sup>①</sup> 利益重要性对威慑可信度之间的这些关系在所谓的“中央威慑”与“延伸威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所谓“中央威慑”是指,保卫威慑者本身的核心利益,因此,威慑方为保护这些目标愿意冒最高的报复或先发制人的风险,承担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在现实世界中,“中央威慑”常常与各国本土的安全有关。相对而言,“延伸威慑”多指核大国为保护盟国的安全而实施的威慑。但是,美国对西欧盟国或者日本做出的核保护诺言就常常受到怀疑。因为,如果苏联对西欧或日本发动进攻,美国是否会冒其本土遭受核打击的风险,而向苏联实施核攻击呢?有关“中央威慑”与“延伸威慑”的概念,请参见:Philip Bobbitt: *Democracy and deterrenc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p.8—10.

诸葛亮可以用一座空城吓退司马懿的大队人马就与诸葛亮一贯小心谨慎的决策风格不无关系。因此,决策者的主观因素也成为威慑接受方判断威慑实施方是否有决心最终使用力量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力量和使用力量的决心是威慑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仅有这两个因素还不够,因为力量和决心只是静态概念,威慑实施方还必须将这些力量与决心“传递”给对方,才能对对方的决策产生影响。将力量公开这种做法对于处在力量等级顶端的国家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它们不必担心公开实力会使其处于不安全的境地。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常常以其所谓的“军事透明度”而沾沾自喜,这种“透明”实际上起到了威慑其他国家的作用。对于力量处于中间等级或底层的国家来说,公开实力状况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一方面,实施威慑需要它们公开某些信息来表达它们的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力量又可能暴露其某些尚未被察觉的安全弱点,削弱威慑效果,甚至影响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中等力量或其他国家因其所处的环境与超级大国不同在传递力量信息方面也表现出不少与超级大国不同的特征。<sup>①</sup> 将有关力量和决心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单方面的政策宣言、双边或多边的外交谈判、新武器试验、军事演习、甚至兵临城下等。基辛格曾说:“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力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更

---

<sup>①</sup> 比如说,超级大国常常将其拥有核武器的数量显示出来,而有些中等核国家就认为,在具体数量上保持模糊性更有利于其国家安全,虽然这些中等核国家并不隐瞒它们已经拥有了原子武器或热核武器。

有用。”<sup>①</sup>从中，信息传递在威慑中的重要性可以略探一斑。

所以，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以及信息传递是构成威慑的基本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用来衡量朝鲜战争中威慑使用的标准。

## 二、朝战爆发意味着威慑失败？

既然威慑是运用力量使某种不愿见到的行动不致发生，在美国就有一种简单的推论：朝鲜战争的爆发即意味着威慑的失败。这种说法初看上去没什么不对，但是威慑成功或失败的前提是已经有效地构建了威慑，而朝鲜战争前夕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可能没能有效地构建威慑，而不是实施威慑的失败。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威慑的形成有三个要素：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信息沟通。从朝鲜战争前夕美国的情况来看，它缺乏的显然不是力量。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与满目疮痍的欧洲不同，美国是战争的最大受益国，在战后保持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到1945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比1939年增加了1倍多，商船总吨位已达到5700万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二，黄金与其他贵金属的拥有量也占全世界的59%。<sup>②</sup>到1947年，美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

---

<sup>①</sup> Henry A. Kissinger, 1962, p. 12.

<sup>②</sup>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册（1945年），第3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口的三分之一，价值每年达 140 亿美元。<sup>①</sup> 美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除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处于世界顶峰。虽然在陆军人数方面，美国与苏联相比也许并不占优势，但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并在欧洲和亚洲都驻有军队。此外，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这种威力空前的“炸弹”成为美国对付苏联的巨大优势。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美国当然不会忘记显示它的力量。1945 年 8 月 9 日，即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当天，美国就在东欧问题上发动攻势，声称三大国曾宣布，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sup>②</sup> 总之，在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它没能有效地构建起威慑，阻止朝鲜半岛上战争的爆发，问题不在力量，而是美国为朝鲜问题使用其力量的决心受到人们的怀疑。

我们知道，使用力量的决心与所保卫目标的重要性紧密相关。而美国在朝鲜战争前夕的许多行动表明，朝鲜半岛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并不高。1947 年 9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一篇报告指出：

“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在朝鲜维持目前的军队和基地没什么兴趣。……在远东出现敌对事件时，我

<sup>①</sup> 托马斯·G. 帕特森、J. 加里·克利福德和肯尼思·J. 哈根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下），第 60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sup>②</sup>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1945—1949），第 8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

们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将成为军事负担，如果在敌对事件发生前不加以增强，就不可以在那里维持。……在目前军事力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现在部署在南朝鲜的2个陆军师总共约45000人，可以在其他地方很好的使用。将这些军队撤出朝鲜不会损害远东司令部的军事地位，除非因此苏联在南朝鲜建立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日本发动攻击。”<sup>①</sup>

所以，在当时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远东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日本而不是朝鲜，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具有强大的军队复员压力，美国行政当局不得不考虑撤出其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到1949年6月底这一撤军基本完成，虽然美国在南朝鲜保留了一个大约由500人组成的庞大军事顾问团。<sup>②</sup>

与美国军事部门的意见相适应，1950年，当时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讲话再一次透露的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评价。艾奇逊在美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说：

“这一防御环带从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拥有重要的防御地位，并且我们将继续拥有它们……”

<sup>①</sup> Memoir of Harry S. Truman (1946—1952)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Memoir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5—1956), pp.325—326.

<sup>②</sup> 事实上，在撤出朝鲜半岛之前，美国积极提供经济援助帮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稳固统治，并增强军事力量。1949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评估朝鲜半岛形势的报告中指出，稍前麦克阿瑟发回的报告中认为，“南朝鲜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美国军队有理由完全撤出朝鲜，这将对我们在朝鲜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参见：同上，第329页。

“这一防御环带从琉球转向菲律宾群岛……”

“至于太平洋上其他地区的安全，它们受到关注，但必须清楚地指出，没人能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也必须清楚，这种担保在真实、实际的关系中几乎难以察觉或成为必须。

“如果这种攻击发生——很难说这种武装攻击可能来自何处——必须首先依靠被攻击的人民进行抵抗，然后寄希望于《联合国宪章》指引下整个文明世界的承诺。到目前为止，这种承诺没有被任何决心保护他们独立反抗外界的人民证明为不可依赖。”<sup>①</sup>

艾奇逊的这段话非常有名，因为它被认为清晰地划定了美国的防御范围，而在这一划分中，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被认为没有被包括在内。

很明显，通过传递这些信息，美国政府告诉世界，朝鲜半岛对其战略价值并不高。<sup>②</sup> 这样，美国为朝鲜半岛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必然受到很大怀疑。因此，在阻止朝鲜半岛冲突发生这一问题上，美国没有显示出决心，威慑根本就没有有效地

---

<sup>①</sup>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9), pp. 354—358.

<sup>②</sup> 虽然有关朝鲜半岛战略重要性的争论并非不存在，参见齐德学著：《1.1.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制导》，第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构建起来。<sup>①</sup>

### 三、固有观念妨碍了威慑的构建

回顾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历史，我们发现，美国没能有效构建威慑的原因可能有许多。比如，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就指出，情报多而不到位妨碍了决策者对朝鲜半岛情势的判断。杜鲁门说：

“在整个春季，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北朝鲜可能在任何时候决定将零星的袭击变为全面战争。北朝鲜能在任何时候发动这样的进攻，但这并不单独适用于朝鲜。这些相同的报告还反复告诉我，世界上有其他许多地点俄国人都‘拥有能力’发动进攻。”<sup>②</sup>

所以，就像“狼来了”这一民间故事告诉我们的，警报不断响起，但危机久久没有变为现实，这麻痹了当事人的神经。以此解释美国没能察觉朝鲜战争即将爆发，并采取措加以防

---

① 当然，这里有一个暗含的但在本文中未加论证的前提，就是在当时美国并不打算在朝鲜半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争。沈志华先生在《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中也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第89页）

② *Memoir of Harry S. Truman (1946—1952)*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Memoir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5—1956), pp.331.

止，可能不无道理。但是，除了这类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也是导致某种后果发生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官方相信，“下次战争的规模将非常巨大，并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类似”。<sup>①</sup>这种观念妨碍了美国决策者对发生规模有限的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做准确的估价。因此，为防止这种有限战争爆发而构建威慑就缺乏动力。

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全面战争，从4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形势来看，有一定的客观基础。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与战时盟国——苏联的关系就因失去共同的敌人而急剧恶化。从对东、中欧的争夺，到伊朗问题，从欧洲重建到分享原子弹技术，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摩擦。1946年2月，当时任美国驻苏代办的乔治·凯南发出了著名的8000字电报。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是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付苏联已是美国外交空前的巨大任务，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sup>②</sup>凯南的这份报告在美国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深受高层的赞许，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美—苏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看法。此后不久，丘吉尔就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后来被成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至此，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全面展开，苏联成为美国对外决策中的首要关注对象。更极端地说，在冷战初期世界严格分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美国认为在每一个针对西方阵营的行动的背后都有苏联的

---

① 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第125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②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pp.547—559页。

影子。美国的一位助理国务卿说，俄国同北朝鲜的关系就“同沃尔特·迪斯尼和唐老鸭的关系一样”。<sup>①</sup> 因此，朝鲜战事一开，“没有一个人不怀疑是俄国人策划了这场进攻，利用它的北朝鲜傀儡试探美国遏制盾牌上的弱点。”<sup>②</sup> 根据这种逻辑，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更关注的当然也应该是苏联的行动迹象。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不相信苏联会准备与它交手，因为美国对未来战争的判断还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那场战争的规模和作战方式都给当事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以前的历次战争不同，历时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战争和总体战争，占全世界 80% 的人口和大约 70 个国家（地区）先后卷入大战，硝烟弥漫在亚、欧、非、大洋各洲及各大洋上。<sup>③</sup> 在这场战争中，所谓前线与后方、军人与平民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经济状况乃至人口资源都可以影响战争结果，而战争也对国际格局、各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真正感受到战争是大规模而全方位的，对战争的这种印象并没有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消失，相反，它成为当时人们观念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模式。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在两大阵营严格对抗的国际背景下，能对西方世界发

---

① 转引自《纽约时报》，1950年6月26日。

② 托马斯·G. 帕特森、J. 加里·克利福德和肯尼思·J. 哈根著：《美国外交政策》（下），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0页。

③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明权编著：《现代国际关系史》，第486页，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起挑战的应该只有苏联。而如果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显然至少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而爆发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怀疑苏联是否做好了准备，因为苏联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了重大的物质和人员损失，而且苏联还缺乏美国已经拥有的秘密武器——原子弹。

所以，原子弹的出现也是影响美国对战后局势发展判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杀伤效果非常规爆炸可以比拟。原子弹不仅可以产生常规爆炸望尘莫及的爆炸当量，而且比常规爆炸有更多的能量转化为热能。这些热能所引起的灼伤和火灾在实践中也是导致大量伤亡的重要原因。此外，核爆炸和核材料释放出的放射线也能致人于死地。<sup>①</sup>这几个效应的组合构成了原子弹令人恐惧的爆炸后果。至今为止，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遭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城市。有人估计，在广岛有 31 万至 32 万公民和超过 4 万名士兵直接由于原子弹的热能、冲击波和辐射而死亡，长崎的死亡人数在 27 万至 28 万之间。此外，在广岛有 92% 的建筑物被冲击波和大火摧毁，这一比例在长崎为三分之

---

① 有关核武器效应的问题，请参见：Samuel Glasstone and Philip J. Dolan (Compiled and edited): *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Third Edi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1977; 以及 *Nuclear Weapon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nces Pinter, London, 1981。

左右，涵盖面积超过 6.7 平方公里。<sup>①</sup>此外，原子弹还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其中包括因为受惊过度而疯狂或死亡，因受辐射而不能生育等现象。<sup>②</sup>所以，核武器不仅仅是一种“超级炸弹”，它事实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战略逻辑。在 40 年代中、后期，核武器的这些特殊意义虽然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它毕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武器，美国仍然意识到独占这种武器会给它带来军事、政治上的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杜鲁门要在波茨坦会议上脸带神秘地告诉斯大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原因。<sup>③</sup>在原子弹诞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着实为其垄断核武器而庆幸，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低估了苏联对核武器的掌握程度。即使在 1949 年苏联试验了第一枚原子弹之后，美国决策机构仍普遍相信，苏联要拥有重要数量的可以进行实战的核武器尚需时日。<sup>④</sup>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显然倾向于认为，苏联尚未做好与美国作战的准备。

概括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

---

① Kazuyo Yamane,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Beginning of the Nuclear Age", *Hiroshima and Nagasaki: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dited by Douglas Holdstock and Frank Barnaby,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10—15.

② 参见：Frank Barnaby: "The Effects of the Atomic Bombing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Hiroshima and Nagasaki: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dited by Douglas Holdstock and Frank Barnaby,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1—7.

③ 托马斯·C. 帕特森、J. 加里·克利福德和肯尼思·J. 哈根著：《美国外交政策》（下），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99—600 页。

④ 参见：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第 150—151 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版。

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决策者的判断为一种观念所限制。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下一次战争应该在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个阵营间爆发。但是，如果两个阵营间爆发战争，必然导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卷入，而美—苏参战一定会使战争至少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规模。由于美国认为苏联当时并没有做好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而且不拥有重要数量的核武器，苏联不会允许其阵营发动进攻。因此，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就不能不对朝鲜战争的爆发感到“困惑”了。<sup>①</sup>

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其说是威慑的失败，还不如说美国根本没能有效地构建威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人类思维模式的发展不能跟上客观世界的变化，是朝鲜战争这一案例中威慑未能有效构建的重要原因。

---

<sup>①</sup> 参见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第153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义桅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成帅华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 朱明权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任 晓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 刘永涛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刘星汉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 庄建中 | 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
| 孙 哲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杨洁勉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  |
| 吴心伯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吴菀思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沈丁立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